

河南省
报纸新闻
名专栏



读报
“读”报

社会办医要从“竞次”规则走向“鲶鱼”效应

近日,国家发改委、卫生部等明确提出要进一步降低社会资本办医的准入门槛,在税收、价格和医保等方面为非公立医疗机构提供更公平的待遇。

(12月5日《新京报》)

一直以来,与公立医院相比,民营医院不仅仅在税收、价格和医保大的方面有差距,在设备准入、科研立项、临床用地等这些小的方面,双方的待遇相差都极大。

在这种根源下,就容易出现一种“竞次”规则,比拼的不是谁提供了最好的医疗质量,而是谁的“营销”手段更厉害,更能从患者身上掏钱的能力。

一位医改专家说过:“有关部门既想引入私人医院动员社会资源,又担心‘鲶鱼’凶猛,令自己庇护多年的公立医疗体系崩溃。”社会办医,要从“竞次”规则走向“鲶鱼”效应,关键还在于政府能否真正“一视同仁”。

吴帅

漂白的食品安全比漂白的蘑菇更可怕

北京小学生张皓的课外实验曝出“鲜蘑漂白”事件后,北京市工商局公布了一份检测报告,称北京市场销售的食用菌合格率为97.73%,之后中国食用菌协会派员调查后称市售食用菌绝大部分没问题。

(12月5日《京华时报》)

小学生的数据和官方的数据几乎截然相反,其中必然有一个数据违背了事实,我们该相信谁呢?在一家网站发起的投票中,1100多票选择“相信小学生”,只有8票投向“相信工商局”。

“都是洗过的,没有洗的卖不出去。”“以前市场内销售的基本都是‘洗过的’。”“最近几天,工商、市场管理方对漂白的蘑菇查得非常严……都是偷着出售。”卖蘑菇的商贩对记者的实话实说让蘑菇的食品安全状况裸奔了,有力地支撑着民众的偏见和质疑。

小学生可以检测出漂白的蘑菇,谁可以检测出“漂白”的食品安全呢?

刘俐琨

“蛋屋”被搬走前就有伏笔

“蛋屋”如昙花一现杳然觅不到踪迹,一向乐观、开朗的“蛋屋”主人戴海飞也变得低调、沉默,联系不上,淹没在繁华而忙碌的城市之中。(12月5日《京华时报》)

诸多迹象表明,在高房价压迫剥离的年代,任何丰富精彩的蜗居创意方式,“刚性的规则”都能把你彻底粉碎,没有规划,没有审批,物业、城管视你为眼中芒刺,有关部门认为你让他们很丢脸。众多阻力的合力叠加,让“蛋屋”最终被驱赶是必然的,是意料之中的。

“蛋屋”只是众多城市蜗族、蚁族生活现状的缩影,对于城市住房建设等民生问题可能也是一个“冷幽默”。“丑陋”的“蛋屋”被搬离了,但北漂一族在城市高生活成本的现实却无法搬离,城市包容更多追梦的年轻人的思考一刻也不能停止。“蛋屋”被搬走也深深地刺痛了舆论和公众的神经。

杨红兵

企业“慰问”官员不能再不了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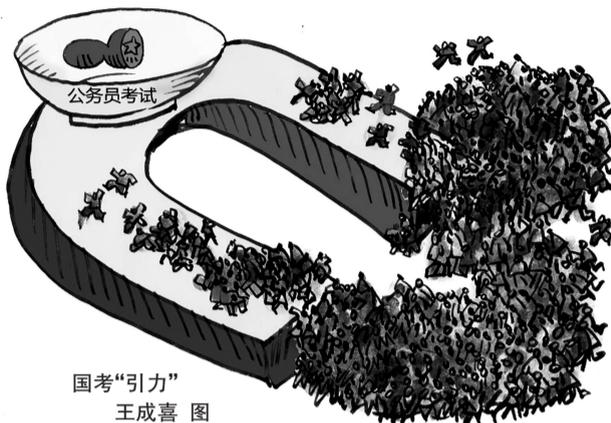


锐评

企业向相关行业的官员表示“慰问”和“感谢”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不论送的还是拿的都心安理得,只是最好别弄到网上被人围观,这几乎已经成了接受灰色收入的唯一底线。

灰色收入已被授受双方视为正常,这是一个事实,另一个事实是,灰色收入的大面积存在,对授受双方以外人群的伤害正在扩大:除了严重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早被学者所诟病,而按照情理,逐利的企业的每一笔成本都是要讲效益的,他们对官员的“慰问”和“感谢”,哪一笔支出又不会转嫁到用户乃至公众的头上?

——《南方日报》



国考“引力”
王成喜 图



热点话题

12月5日上午,国家公务员招录公共科目笔试举行。2011年度“国考”,共有141万人报考,连续3年超过百万,并创下4961:1的最热职位纪录,让“国考”再次出现千军万马争抢独木桥的场面。

(12月5日新华社)

多棱镜下,“解剖”国考热

国考热背后的两大断裂

国考为何热?或者说,考生为何一窝蜂地报考公务员?一般来说,不外乎两点。一是权力因素,二是稳定因素。

其实,更该追问的是,为何公务员是铁饭碗,是稳定的职业?公务员的稳定,恰恰映射了两大不足。一方面是公务员淘汰率太低,数据显示,每年正常被辞退的公务员占总数的比例为0.05%左右,而一般正常企业的淘汰率在5%到15%之间。另一方面则说明,当下的社会保障不够健全,法治体系不够完备,如果其他职业同样享有完善的社保,比如看病不难、不贵,比如领取的养老金高,年轻人自然不必非要“觊觎”公务员,正因为企业在企业里,工人权利贫困,甚至朝不保夕,动辄被辞退,且无法享有完善的保障机制,才蛊惑着人们艳羡公务员,甚至千方百计地挤到公务员队伍中去。

可以说,上述种种,正说明了公务员热背后的两大断裂。因此,我们与其指责年轻人一窝蜂报考公务员,不如追问年轻人何为报考公务员?与其叹息公务员热带来的可怕后果,不如弥合公务员热背后的断裂,即约束权力,使权力不能具有太多附加值;且大力加大社会保障,健全法律法规,使人们在企业里工作,照样有尊严有保障。

王石川

国考热,其实是一面多棱镜

说国考热不是一般意义的热而是暴热,绝非夸张。事实上,如果没有“两年工作经验”这个门槛,“考碗”队伍将更庞大。尽管有专家认为这种现象说明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有志在行政岗位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政治抱负,但是透过表象看实质,这个分析更像隔靴搔痒。

不能否认一些青年确是心怀大志。但同样也不能否认,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挤向这条独木桥,既与社会其他职业发展空间窄化有关,又是因为“官本位”的牵引。在充满活力和机会的社会,人们成功标准,个人的职业取向,都会是多元的,而“官本位”则是被淡化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有不少官员离开官场“下海”,而其时有关就业调查显示,有超过30%的受访者希望“自主创业”。然而这几年,又有几个官员愿意离开党政机关呢?又还有多少年轻人愿意自主创业?

存在的决不是合理的,然而存在的肯定是现实的折射。国考热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观测和评估社会现状的坐标,是对政治生态、社会生态、经济生态失衡的一个警示。

奚旭初

国考热是权力幻想还是权利诉求?

我们不能单纯地把国考热这种现象,归结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更不能认为是当代年轻人权力荷尔蒙的旺盛,实际上这正是公民社会里一个群体无奈的选择。

试想:如果年轻人都能找到谋生甚至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各种权利都能够得到保障,还会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对公考这趋势之若鹜吗?如果医疗、养老、住房、失业都能够有保障,更多的人恐怕还是会选择自己的专业喜好,坚持自己的专业理想。因为作为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一项职业,公务员并不是能够承载所有精英的平台。而精英集中流向公务员队伍,某种意义上而言,很可能导致人才结构的失衡,甚至还可能导致专业人才的浪费。

在公考热高烧不退的风潮下,有网友感言:“我们恨贪官,又拼命报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削尖脑袋往高薪单位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总之,我们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这,或许就是对“公考热”最好的解剖。在充满种种不公和权利失陷的现实社会情境下,在多数人眼中,公务员恐怕才是权利最能够得到保障的职业。他们的这种诉求,不是为了通过公器谋私,更不是满足权利幻想,只是为了能够将自己放到权利不公平的有利位置上去。

国家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司司长甄生奎笔试当天谈到:通过数据的分析,“公务员热”出现了降温现象。认为原因是经济形势的好转,就业压力的缓解和报考的理性,和报考条件限制的增加。但这些都未言及“公考热”现象出现的根本,如果不改变当前的权利现状和保障机制,过两年随着考入基层这一群体的膨胀,“公考热”势必再次出现反弹。

时言平

近日,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1%。
(12月5日《西安晚报》)

话题延伸

141万人争1.6万岗位,只为成为“弱势群体”?



弱势群体
张广群 图

想不明白,什么时候,在党政干部眼中,自己已经和农民工画了等号了?难怪一听说近五成的党政干部说自己是弱势群体,民众都笑了。

党政干部“示弱”、“哭穷”自然有他们的道理,然而,他们嘴里的“弱势”不是来源于对生活成本上升的担忧、对子女上学的忧虑、对医疗问题的不安,而是来源于对官场斗争、职务升迁、官员政绩的担心。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大家也就明白了,别看同是“弱势群体”,此弱势却非彼弱势,党政干部这个弱势群体和农民工的弱势群体显然不能画等号。毕竟,忧心于自身仕途前景而产生的弱势心态和忧心于柴米油盐而产生的弱势心态之间根本就没有交集,也就难怪这样的“弱势群体”如此有吸引力了,以至于有那么多的考生想做“弱势群体”而不可得。

“近五成的党政干部自认为是弱势群体”是矫情,是得了便宜卖乖,是娱乐公众的笑话;而“141万人争1.6万岗位”,是就业压力下的现实,是赢家通吃的诱惑使然。想明白了这一点,大家也就没必要为党政干部的“弱势群体”地位忧心忡忡,没有必要为141万人争着成为“弱势群体”而莫名惊诧。

民众又不傻,自然知道,哪怕官员们哭着喊着为自己叫屈的声音再大,成为党政干部这样的“弱势群体”中的一员,依然是一件天大的幸福事儿,再说了,不是还有超过五成的党政干部不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吗?

温国鹏